



人文丛书

主编 栾栋

山水诗前史

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

何国平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何国平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12

(人文学丛书·第一辑)

ISBN 978-7-81135-903-9

I. ①山… II. ①何… III. ①山水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2873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2.375

字 数：205 千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29.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所承担省“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总 序

栾 栋

克服“单面人”生产和突破“块垒式”教学，探索宽基础、大口径、深层次培养通识通才的途径，是世界所有高校的重大难题，也是广东省建设文教大省不可回避的关隘之一。近几年我们以省重点扶持学科比较文学为依托，进行了集约性融通的尝试，一系列成果聚焦于“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2008 年底，我们以此为题，获省“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立项，一个融通人文学科的核心实践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拉开序幕。

何谓人文学？从学科脉络上讲，她是研究文史哲互根的学问；从学术本质上看，她是求索中西学融会的艺术；从学理辐射而论，她是探讨教科书贯通的方略。我们将之作为文学化感通变的“核心加速器”，从“比较文化视野”多向度运作，以推动中外语言文学的通化性研究。这是我们创新团队数十年的精心设计，是我校长期师资建设和学术积累的集成绽放，是我校比较文学在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授权点配套后的新拓展，尤其是我校作为省属涉外型重点大学对“明德尚行，学贯中西”校训的认真践履。

“人文学中心”是广东省文科基地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工作站。本中心面向海内外招聘学术带头人和教研骨干，大力推动国内外同行间的多向交流。旨在打破近代以来人文领域分科治学人为分界的局限，同时坚守合理的规则，以具有长远规划、长期积累和趋向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实施，带动人文主干学科多面建设。

2 山水诗前史

从省文科基地已经完成的“人文学研究”成果和全校人文力量的整合情况来看，以“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为题，全面推进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效率日益加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人为学校、全省和全国高教界践履这一历史使命的努力正在稳步付诸实施。

本团队积极进行中外语言文学的教研改革，力求在人文学探索上有较大的突破，把中心建成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的综合平台，努力实现省内领先、国内出色的目标，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增强实力，协调运作，承担对本学科发展具有中长期导向作用的重大课题，使中心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文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文史哲通化研究的资料中心。

“人文学丛书”是“人文学中心”建设的一个信息窗口，她将本项目的水平标高展现给社会。“人文学丛书”也是“文学通化研究”的一个交流平台，她把本团队融贯文史哲和勾兑中西学的成败利钝呈现出来，与学界同仁共同品鉴。这套丛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文学原理与方法探要，其二是中外文史通义问题求索，其三是中外文学通化现象研究。毋庸讳言，这样一套丛书的编著，连同上述“人文学中心”建设的重大任务，都属于既“吃螃蟹”也“尝蜘蛛”的艰险行为。但是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迫使我们斗胆进取，面对国际教科文演变的一道难题，中国的人文学者总得交出自己的答卷。

“人文学丛书”第一辑收入十部著作，其一是陈桐生教授的《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在中外文学研究中诗文是大板块。源头探索亟待突破，上游研究尤需透解。我在《诗语思通释》讲稿中谈过自己的浅见，原语见原诗，散字出散文，散语是酵母，神话是前身。中国散文的源头在散语，其风气之先当属神话。神话是散语，散语是散文的前奏。散文在三代发轫，春秋跃如，战国辉煌，几近诸体大备。春秋至战国间散文如何变化？春秋散文与战国散文如何衔接？学界较多地描述了显见文本，但是对内在的深层关联发掘不够，因而对二者之间的起承转合缺乏吃紧处的勾连。陈教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已有十多部关于先秦两汉文史思想的学术著作问世。此次推出的《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是其先秦文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概念是陈教授首揭首

倡，从中传达出的人文学术变迁理论发人深思。在散文学源头最能看到散文乃至广义文科演进的关键性转折。《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可谓既观衢路又照隙隙的力作。

按著作内容的时代顺序排列，第二本是孙雪霞副教授的《比较视野中的〈庄子〉神话研究》。作者对神话的界说耐人寻味。她称“神话是一种成就某些深远意义的让信众们信以为真并产生期许或向往的叙事”。“神话在《庄子》中‘不成体系’，以‘交界线’与‘块茎’的样态在场。”“神人之神采、畸人之神奇、异人之神秘，共同构成了《庄子》生气盎然之神话世界。具体而言，有于喁相随、六合祥和、以无观有、物我启蔽、始源浑然等几个向度。”作者在世界神话史的大背景中审度《庄子》神话的价值，将之视作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并存的最鲜活的例子。同时也以《庄子》神话反观西方神话，语涉中外，笔走龙蛇，多向比较，新见风发，其眼光、才气和胆魄都有超乎惯常思维之处，为人文学研究系列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何国平教授的《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李祥伟副教授的《走向“经典”之路——〈古诗十九首〉阐释史研究》，何光顺副教授的《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是一组颇见功力的学术成果。“古诗十九首”如何成为经典？玄言缘何富于诗意？“山水诗前史”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审美经验？三位作者从不同视角探幽览胜，为这些问题找出了很有深意的答案。这三部专著都涉及两汉魏晋的思想文化、历史、逻辑、诗歌、玄思，纵横交织，五彩错杂，这些形同万花筒一般的变化，经三位作者的苦心经营，擘画出了文史发展的大脉络，让读者享受到情在词外、状溢目前的生动诗学解读。

路成文教授的《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以唐宋牡丹审美文化与文学为个案》是以唐宋牡丹玩赏及相关文学艺术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人爱花，花解语，“物色之动，心亦摇矣”。路教授于诗词研究有年，文史造诣不菲，熟谙咏物，雅人深致，目往还，心吐纳，情有赠，兴如答，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情感七始，化动八风”的优美画卷。进而言之，他通过人与牡丹的审美关系，发掘出了中国牡丹文化的花情结，阐明了社会、文史、自然（花卉）之间的美意识，时代风俗从花前月下流衍，人文大旨因姹紫嫣红增色。

刘小平教授的《有根的文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取样》是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元素的学术专著。徐真华和张弛主编的《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是对百年来法国小说的哲理性解读。“有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存在”的20世纪法国小说，都让人领略到世界的开放和文学的交汇，都让人明了地球村的鸡犬之声相闻，都让人感悟到人文学的形之上下互动。小说，以及广义的文化，都进入了盘根错节的新时代，都遇到了新的文史通义的挑战。

马利红副教授的《法国副文学学派研究》，是人文学丛书的一个亮点。她为本丛书提供了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另一种视角。La paralittérature 被法中两国学界通解为副文学，马利红根据栾栋教授关于辟文辟学辟思的新文学理论，不仅对这个学派作了深入的解析和全新的界定，而且给予了多方面的阐扬和跨文化的救助。具体而言，哀其局限，救其弊端，解其困惑，助其超越。可以说，作者给进退维谷的副文学学派打开了四通八达的衢路，副文学及其学派从此有了辟文学的前途和可通化的期盼。

张静博士的《借光诗学——马利坦诗学研究》是对法国哲学家和神学理论家马利坦诗学的专题研究。在现代社会各种理论气势磅礴而传统宗教江河日下的大背景下，信仰危机非常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马利坦是西方为数不多的大神学家，他在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思索社会的变化和人类的未来。其神化诗学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神学宗旨。我国对马利坦的研究还处于评介阶段，擘肌入理的研讨尚不多见。张静博士在这方面用功甚勤，不论是资料收集，还是学术解析，都做出了相当的成绩。她非宗教信徒，读者可以从其客观的评述中感受到马利坦及其研究者的人文深衷。

上述十种论著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人文学的一些大方面。表面上看，这些著作云行雨施，各有所专，与建设人文学中心的主旨若即若离，实际上它们都很贴近人文学思想的大主题，每部专著都从治学理路上体现了“文史哲互根”的思想，从学术格局上追求“中西学融通”的大端。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每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历史与人文的磨砺，看到思想和逻辑的扭结，看到学问与学科的切磋。这些都预示着人文学在起根发苗。

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栾栋教授，他是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

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的首席科学家。该丛书的总策划是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小军教授。

人文学丛书的出版刚开了一个头，人文学中心建设的四个创新团队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第二辑（十部书稿）的撰写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准备另一个系列——“人文学译丛”的出版工作。此外，人文学走出去的思路也在酝酿中。对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学者而言，人文学中心建设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人文学研究未有穷期。

2010年10月19日

于广州白云山麓

序

张节末

什么是山水诗？和玄言诗一样，《昭明文选》里并没有列出这一诗类，而《文心雕龙·明诗》中明明白白地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就意味着，《文选》中未见分类的两类诗歌之进退形成了山水诗出场的契机。而这两类诗歌正是中古诗学史上学界关注和谈论得最多的。尽管谈得多，但还是有些未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我们知道是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而王维又把它发展到了极致，不过，山水诗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还不甚清楚。

试读下面这两首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观沧海》）

命驾观奇逸，径骛造灵山。朝济清溪岸，夕憩五龙泉。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

（庾闾《观石鼓诗》）

通常认为汉末曹操的《观沧海》是文人诗中较早描写山水品格的诗歌，而东晋前期诗人庾闾的《观石鼓诗》差不多可以说是比较纯粹意义上

2 山水诗前史

的山水诗。那么，从汉末到东晋，山水诗是不是就这样在山水不断被加重的一个过程中渐次形成了呢？

本书这样评价庾阐诗：“虽然出现这么纯粹的山水诗，但在山水诗前史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它们却只能充当东晋蔚为壮观的玄言诗的前导。也就是说，庾阐的天才式创造并未直接开启山水诗勃兴的阀门。”那就是说，在山水诗以前还有玄言诗，虽然玄言诗中已经有很好的山水描写了，但还是不能称其为山水诗。这是为什么呢？

叶维廉如是界定：“我们称某一首诗为山水诗，是因为山水解脱其衬托的次要的作用而成为诗中美学的主位对象，本样自存。是因为我们接受其作为物象之自然已然及自身具足。”^① 国平在引叶先生此“美感观照的主位对象”说以后发挥道：山水诗成为中古诗歌运动中诗类发展的高潮点与落幕地，是因为它生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诗歌的审美经验——山水意识。

那么山水意识到底从何而来呢？国平不是以已有定论的山水诗为分析样本，而是去追寻大谢以前各诗类中山水意识的萌芽。这项工作正如他所说，是“山水诗所由诞生或者说山水诗诞生前的诗类流变的清理”，于是就有这一本《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另辟蹊径的研究走向。

本书提出，山水诗作为一个诗歌运动的成果，其此前的诗类演进可以分为《古诗十九首》、行旅诗、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游仙诗与玄言诗七个诗类，并根据审美经验的变迁将这七个诗类分为四个演进阶段：《古诗十九首》与行旅诗、公宴诗与游览诗、招隐诗与游仙诗、玄言诗。作者说：“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就是一个比兴逐渐退场，情感意志消散，审美主体渐近自然、亲和自然、直观自然的过程，而晋宋间山水诗的诞生就是此一诗歌运动演进的自然结果。”

作者在细读、分析各诗类的诗歌作品个案的基础上，认真清理并描述这些作品呈现的审美经验，进而考察这些审美经验所导引的诗歌运动朝向山水诗的演进之途。所引资料翔实，论证严密，以史推论，步步为营，视野与方法论别具一格，结论令人信服，显示了其扎实的学风和良好的理论

^① 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5页。

素养。总之，方法是科学而有特色的，研究结果是稳妥而可信的，我作为导师当然也是满意的。

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山水诗在审美经验层面必须具备两个充分条件：置身自然界、亲和大自然，对自然山水寓目直观；抒情主体情感消疏，不以自然山水作为比兴和遣理工具与媒介。”这里，我们当可发现诗歌创作的两个几乎一致的走向：一是渐近自然，最终达到对自然作直观的诗思；二是要对自然作直观的诗思，条件是不再缘情，即不再调用比兴来抒情，或者类似地简单地以理来置换情。

或许，我们有必要单独来讲一下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即刘勰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论断到底是不是诗学史的真相。

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先生梳理玄言到山水的流变，认为，“兰亭人士爱好作为散怀场所的山水，同时也开始爱好美丽的山水。强调散怀时，便表现为玄风诗；着眼于美丽的山水时，便表现为山水诗。……正如‘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所说的，庄老和山水是同时出现的。虽说在兰亭诗中是前者重而后者轻，但不久以后就变得前者轻而后者重了”^①。这段话很值得推敲。第一，山水是散怀的处所，为了给情感降温，就到山水中去。第二，开始爱好山水。第三，在情感和山水间的不同侧重，就有了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区分。第四，玄言诗和山水诗是同时出现的。他理解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不过是同时罢了，并不是非要玄言诗退场，山水诗方才登场。显然，小尾先生是个折中论者，可能大多数学者会有意无意地来这样处理两者的关系。

其实清人沈曾植早就不满意刘勰的论断，说：

永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轩轾，此二语便堕齐、梁人身分。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遍计、依

^① [日] 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4 山水诗前史

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性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①

沈氏所云“元嘉关”就是元嘉时期的诗歌，为了通这一关，他建议将西晋永和九年的王羲之兰亭诗与东晋刘宋元嘉年间谢灵运的山水诗一起读，此一往前推的策略意在从玄言诗的构成上讨论山水之于玄言的重要性。沈氏引入佛教的语汇，判山水为色、境、事，庄老为意、智、理，两两相即，以此批驳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说。这里，尤其要重视“境”一词，山水是境，理即融于其中。这意味着，玄言诗和山水诗的读法要变，不能沿用比兴的读法了，也不能再以抒情为目的了。

近人马一浮也驳山水与玄言对立论，说：

刘彦和乃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殊非解人语。自来义味玄言，无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渊明、康乐，故当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与言诗、可与论书法矣。^②

对玄言诗来讲，山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千变万化恰对应着理的不变，而不变之理即在山水之中悟得。在此一思理之下，王羲之、支道林、陶渊明与谢灵运是一派的。

上面三位学者对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说的怀疑和批驳，如果我们把它置入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即从汉儒解诗的经学时代向玄学（佛学）时代的转换去看，那么他们显然是有道理的。山水诗并不是从缘情诗平滑发展而来，即并非从曹操诗的自然描写开始，诗人渐渐更多地关注自然，诗歌渐渐更多地描写自然，最后水到渠成，到了大谢，山水诗就从缘情诗中自然生长出来了。恰恰相反，山水的审美意识孕育于玄学的语境之中，在此语境中缘情冲动受到了压抑，理境却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它并不干枯、乏味、艰涩和无文，虽然相对缘情诗而言，或许是这样，但那只不过是读诗的角度问题。这里，我可以提供一个旁证，《世说新语》

① 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② 马一浮：《兰亭集诗写本自跋》，《马一浮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一书的主角们正是玄言诗的主角们，几乎一个都不差。我们读《世说新语》，绝不会有钟嵘批评玄言诗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之感，那种理智、简约、生动的美，却固然是不能以缘情冲动来衡量的。《世说新语·赏誉》所记玄言诗领袖孙绰的名言：“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难道是戏言！是不是应该说，山水诗正是从玄言诗中生长出来了，或者，山水诗其实是和玄言诗一起受孕的。那么，它们的母亲是谁呢？是玄学。大谢山水诗的成功，标志着诗学上经学时代的终结，玄学时代的全盛和佛学时代的开启，虽然诗学家们其实并不想真正从经学撤退，如刘勰、钟嵘辈。

以上是我重温国平的论文引发的一些感想。把它们记下来，作为最近思想变化的记录。

2010年7月于杭州

前 言

“正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2011年7月20日下午，香港书展举办的“名作家讲座系列”中，主讲人北岛援引这两句诗作为开场白，并以“古老的敌意”作为演讲题目。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的这两个名句由此在汉语世界引发特别注目。

“古老的敌意”是关于文艺创作公理的箴言式表达，无论是在作家论、创作论还是作品论层面，这一神谕般判断的适用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老”有原初、深邃、传统的意味；“敌意”指作家与时代甚至自我的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关系，是一种诗意叙事。本书《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旨在考察朝向山水诗演进中诗类审美经验的变迁。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诗歌文本所呈现的创作者应对外在世界的感性体验方式，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作为一个连续的运动过程，都生动而细致地演绎了中国古人的宇宙观、艺术观乃至行为选择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厌离、反动与超越。现实与中国抒情艺术所表现的多层次的紧张、对立与背离和对化外之境的企慕，共同构成了创作主体对现实与生活的敌意，这成为山水审美经验演进的内在动力和艺术张力。因此，无论是创作者内在精神世界的成长发育、感性经验演进，还是表现对象、创作场域选择等主客观条件，古老的敌意都可以为孕育伟大、经典的文艺作品提供不二法门。

本书致力于描述山水审美经验所由生成的诗类演化脉络，这似乎是一个因习焉不察而被遗忘的领域。但是，山水审美经验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感性关系对于熟参中国艺术精神意义重大。因为中国传统诗艺中抒情主体与自然的感性契合关系构成中国古典审美经验的根本关系，这一根本关系在发端于晋宋、大兴于唐，绵延至有清一代的山水诗中找到了最佳创作心

2 山水诗前史

态、表现对象与修辞文本。而山水诗审美经验的生成是以远离人寰、情感消散、现实间距化、亲历并直观原生山水为充分条件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山水审美经验产生和山水诗出场就应验着里尔克关于“古老的敌意”的谶语。

为避免将历代诗歌文本所提供的丰富历史素材“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C. 赖特·米尔斯语），本书尊重文学史演进的历史文脉，通过通读、细读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留下的诗文本，以山水诗前的诗类流行所呈现的审美经验为基本线索，考察、描述山水审美经验生成过程中的各种诗歌经验的承续与新变。具体而言，本书对山水诗前史的研究是以《古诗十九首》、行旅诗、公宴诗、游览诗、招隐诗、游仙诗与玄言诗七个诗类为基本考量对象。根据这七个诗类文本所呈现的审美经验质素，书中将这七个诗类分为四个演进阶段：《古诗十九首》与行旅诗为第一阶段；公宴诗与游览诗为第二阶段；招隐诗与游仙诗为第三阶段；玄言诗为第四阶段，以史为坐标向纵深推进。

《古诗十九首》中表现的生命悲情主义，导致其抒情方式是时间意识对空间物事的统率。从审美经验的嬗变来看，曹操行旅诗中所表现出的主体对自然的崇高审美体验，是一种新的感性经验。而建安行旅诗的一般风格还是延续《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哀愁抒情传统。徐干的行旅诗中出现连续的景句作为起兴句，这一新趋势在西晋被潘岳、陆机等诗人进一步推进，刻意经营局部景句，形成事—景—情一节结构式。

曹植、曹丕兄弟和建安七子们在西园所作的公宴诗和游览诗具有相同的游戏审美品格。在竹林举行宴乐活动的竹林七贤沉浸于本体世界，对外在自然界缺乏美学关怀。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的体物方式中“观”与“想”平分，意外地开启了东晋三月三日禊游的诗歌传统。在解读潘岳、石崇有关金谷的作品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此期游览诗表现出渐近自然的审美取向。在以“三月三日”为主题的一系列后期游览诗中，抒情主体的自然山水取向更加明晰。

到招隐诗和游仙诗，自然在诗歌中展现其远离人寰的陌生化和间距化的面向。招隐诗中抒情主体基于想象的自然山林态度，经历由恐惧到隔膜到亲和再到适性的四度嬗变。游仙诗发展到郭璞，实现了仙境山林化，抒情主体将审美视野转向方内的自然山林水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仙界

之缥缈灵动的非人间性。

玄言诗沿着游览诗渐近自然的路数走来，审美主体终于能置身大自然直观山水，呈现作为景的山水形态。由于作为诗歌本体的感性情感体验被理悟玄思所置换，审美主体的诗性体验被引向形而上的本体之悟，自然山水在玄言诗中成为阐发理思的充足媒介。于此，山水诗审美经验中的直观自然山水和情感消散的美学特质在玄言诗里得到实现。

经由七个诗类、四个阶段的渐进、分步演化，山水审美经验所包含的全部感性经验质素和创作修辞技巧在这些演化中得到全面历练和养成。包括山水诗在内的山水艺术的历史出场，已经是足音可闻了。

在这个焦虑与漠然交织的“利化”泛滥与深植的时代，本书清理山水诗前史、探寻中国古人与自然的基本感性经验的生成演化之迹，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作为象牙塔之学，笔者希冀本书在引发关于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想象力的同时，作为把玩读物，亦能使普通读者在阅读中增添一份安放心灵的凭依、心平气和的涵养和诗意栖居的自得。

目 录

总 序（栾 栋） /1

序（张节末） /1

前 言 /1

引 论 山水诗前史的意义、框架与视野 /1

第一章 《古诗十九首》与行旅诗：人在旅途的生命悲吟 /22

第一节 《古诗十九首》：基于时间的生命迁逝悲情 /23

一、生命悲情主义 /24

二、延绵时间对空间物象的重构 /27

三、对行旅诗的导引 /33

第二节 行旅诗：征旅漂泊的况味 /34

一、自然的崇高审美体验 /35

二、由昂扬而哀愁的情感两极运动 /38

三、景句初露端倪 /40

四、炼句与结构经营 /43

第二章 公宴诗与游览诗：池苑墅园内的宴集登临 /49

第一节 西园宴游：由情及景的情感运动 /51

一、以情化景的西园宴游 /52

二、西园宴游的游戏品格 /56

第二节 竹林与华林园宴游 /61

一、隐微悲怆的竹林之游 /61